推篷寤語

推篷寤語卷之二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下

測人性之微

萬物以形相禪未有不由父毋根株而分者齊丘子謂一形可分爲二二形可合爲一是矣然萬類相禪之中靈明特異者其蕃育獨難尋常無異者其生化特易如人類之英傑草木之蘭桂禽鳥之鸞凰走獸之騏驥是矣非獨此也一類之中又有一種特異者其

生育獨難如貴宦之仇嗣草木之奇秀與夫游魚之金走兎之王是矣君子知此則思所以惜芳蘭除蕭艾愛惜人才養成梁棟

婆沙論問四大種於一切時不相離耶荅曰如入胎經說若有地界無水界者便應乾散今不散者水所攝若有水界無地界者便應流洽今之不流者地所持若有地水無火界者便應臭爛今不爛者火所熟若有三界無風界者應不增長今增長者風所動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

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觀此經論

參究四大假合因緣亦略可見

陽之質銳其性明陰之質鈍其性暗人身陽炁在上陰

炁在下惟陽炁在上故有耳目鼻口辨色鑒聲嗅香

知味與衆體特異且耐寒經風以陽氣存也自頭以

下爲陰氣不辨色聲香味非食不飽非衣不煖自腰

以下腥臭非復上體之比至於足之揣摩與手之運

量大有不同爲其爲陰氣存也惟其陰陽得位是以

爲品彙之樞紐鬼神之統會能立綱常建人極識禮

義與萬物異耳

天地之靈爲陰陽之神人心之靈爲血氣之神其神不同其靈不異故人之心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也一爲身口所累故昧其德與明而與天地日月不相似矣傾天下之色不足止其欲徧天下之財不足愈其貪名韁利鎖麴糵輕肥富貴者過其分量貧賤者耻其不及其情可勝言哉要在遷善改過息業返神庶有以復天地日月之初而靈亦相似

與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非天以是限之也齒即角之所變翼即足之所化也無角則爲齒無翼則爲足矣造物固無心也人之知慮亦復如是勞心

者或不能勞力尚武者或不能修文長於言語者或短於德行長於政事者或嗇於文學此蓋天之分量人不得而違之也若縱之將聖非夫子孰能與之人之精神亦自可以流通小人勞力則其心自不足運籌君子勞心則其力自不足須戴使小人日勞其心則力亦不能須矣君子日勞其力則心亦不能運矣非獨此也所勞在目則一身精神盡輸於目以供視所勞在肩則一身精神盡轉於肩以供擔所勞在足則一身精神盡運於足以供步非獨此也盲者無目即心可以為目攣者無手即足可以為手刖者無足

卽手可以爲足非獨此也代杖者久習則忘杖作勞者久習則忘勞瘠瘵者久習則忘瘠瘵卽此諸可類推其外善作者無誦善誦者無作能詩者無文能文者無詩雖王楊韓杜不能兼長也人自可精於一藝耳

天地之氣與人身流通故人身兩鼻孔之氣每與天時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左辰右巳左午右未左申右酉左戌右亥每遇時所值之時以指軋其旁孔此孔氣盛出以爲驗惟亥子之交則兩孔俱通故丹書謂之玉洞雙開是也惟物亦然猫之眼珠自卯至

午漸窄而長自午至酉漸闊而圓諺云子午一條綫寅申棗核丁是矣然則十二時之作豈聖人私知哉

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於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不生者泛應而不窮不化者其際不可終

邵康節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何也命在首陽在首也命在根陽在根也萬物無陽則不生蓋陽乃天地一點至真之炁發生處全在此非陽則不能生活非陰則不能凝定故

陽雖賴陰以成形陰非陽則塊然一物而已耳丹家語云分明只是一點陽鍊成萬劫無窮壽故君子養陽之功一日不可歇

或問人身鬚髮皆因年改易而鳥獸之毛羽曾無變易者何也曰人身之鬚髮猶之鶴之頂孔雀之尾雉之距象馬之齒犀鹿之角也故人之鬚髮物之頂距齒角此其可與時變革者也皮肉毛羽此其不得與時變革者也大抵與生俱生者不隨時而變革不與生俱生者則隨年之多寡以爲盛衰

古人多魁偉今人多侏儒北人多魁偉南人多侏儒此

其大較也皆由於地氣澆淳厚薄所鍾而然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湯與文王俱長九尺其異者則伍員身長一丈眉闊一尺公孫呂衛大夫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尺名動天下楚漢之間項羽韓信張蒼酈食其俱長八尺餘宋元以來名臣呂大防宋汝爲耶律楚材皆長七尺則今不逺古明甚至於西北東南之産軀幹殊絶西廣苗夷其小猶甚年雖壯艾僅若童稚此非地氣所鍾聚哉其有間氣恢偉非地氣所囿者則爲名人爲鉅卿又不可以槩論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夫人之生也外獨四大雖自父母而內清一點却自天成不爲古有不爲今亡其老死夭亡者皆是禀賦厚薄調攝不謹之所致臨期之際五臟受制五氣散盡這一點靈明之神身中自不能容却爲惡濁之氣逼逐渾淪一軀從口鼻中飛去既出此軀便不能復歸故體隨感而化觸胎則成人觸類則成物觸草木則成魑魅至如水溺火焚非數窮者則爲光怪惟天理全者則大虛無塵萬古恒在

死生之說譬如草木春時生發紅花綠葉相隨長茂及

至秋時樹木枯落枝葉飄零復爲煨燼然其生理終未嘗息至明年春時仍復長茂如向春時人之生死亦復如是人死爲鬼鬼復爲人理如轉環無有止息人不覺悟枉置欣戚怖畏展轉其亦不通晝夜之道矣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於鬼神生死固已言之矣而獨不荅子路之問何邪蓋知物之所由成則知魄之所由散故鬼之理即寓於人之中但有聚散之差耳知物之所由始則知物之所由終故死之理即寓

於生之内但有始終之殊耳知其聚又知其散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夫子雖不荅子路寔已盡告子路也惜當時尚未悟耳

今人謂人死䰟氣歸天體魄歸地似矣但不知所謂䰟氣者果何物蓋人身所具軀殼中自人所見形體之外别有一箇混淪全體之神一如人形但差小眇充於軀殼之内生則藉以運動死則爲衆體惡濁之氣逼迫上升自口鼻而出旣離身形卽不認屍體而屍體遂不復生動其神出游滂颺天地間復爲陶鈞所化人死每令人屛開欲起身去者爲此也神仙之所

以爲神鬼物之所以爲鬼胎之所以復投舍之所以能奪皆是物也但人年少則神壯盛其神亦大而長年老則衰微其神亦小而短又新鬼大故鬼小久亦澌滅死而來享於子孫或感格於請召其應否亦以此辨晰此語自千古來誰肯拈出向世人道也

一方土地風氣自有一種淫厲之炁浮遊上下則爲鬼物作福作災降生世間則爲寇賊奸宄死則復爲厲鬼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士君子稟天地清淑精明之炁以生又能澡身浴德寡慾養心不爲利欲之所汩沒恩愛之所牽纏則其去來翛然無罣無礙死復爲

神亦無足怪者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其去其來端有所自

中吳唐子畏名士也以飛謗逮訊詔獄備具五毒人問之曰其時迷不知人止見魂飛訊廳簷端躑躅自若可見魂以楚痛迫逐而出不附體也軀殼中別有一神於此可見曾記搜神記云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云吾能活馬固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丘林社廟以竹竿打樹果得一物似玃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活奮迅如故不復見前物然則似玃之物其良馬之魂與

夂之有生五情之好惡汩於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無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安以企夂生爲哉雖然得道者無心於夂生亦無心於速亡究其所欲以俟其死不爲溝瀆之自經也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爲吐故納新之壽考也觀之古記如此則吐故納新以致壽考理有固然但不當逆理以偷生耳

凡十八章

測物理之微

天地生人物更離不得陰陽孤陰無陽則沉重而渾濁
孤陽無陰則輕越而飛颺是以俱不成人物其成人
物者必陰陽之交互也但陰陽有內外上下之分耳
陰在內陽在外在人則爲男在物則爲雄陽在內陰
在外在人則爲女在物則爲牝又陽上陰下則靈明
上出陰濁下凝而爲人陰上陽下則陰濁住上靈明
歸下而爲草木又有一等陰陽交互不分者則二氣
駁雜而爲禽獸魚蟲蓋陽主明明主知識陰主暗暗
主歷質也
陰陽雜揉則爲物物然物類之中又有靈蠢不同得陽氣

多者則靈明得陰氣多者則重濁如豕如羊得氣最濁故首與身齊質最蠢如馬如犬如牛得氣稍清故首高於身稍有知識猿猱形體似人能俯能仰獨靈於衆類熊形體亦似人有手有足能人立而行故能知設誘主姓名然竟溺於酒則以其不離禽獸故耳然則靈於萬類而爲人者豈可不思出類拔萃之道

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齊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春秋則交蚍蜉逢冬月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寧

如是牛生則拜四方烏魚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鳥豺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爲螢鼠食鹽則變蝠雀入大水爲蛤此物有變化也雖則如是聊舉一二不能盡陳人之知時報本與夫變化顧不烏獸若焉何哉人之知時柰何曰春因夏析秋夷冬燠弗爽其度是也人之報本柰何曰尊祖敬宗父天母地弗忘厥始是也人之變化柰何曰爲聖爲賢成仙作佛弗違其天是也不仁之人反是恣慾傷生不知宜嗇之時暗侮君親不知宜報之人安於愚柔不知變化之道舛亦甚矣

天下之物至小必無所不足至大亦有所不周蟻蝨蠓蛾至小也隨地浮游樂其有生其知亦足以自周其身至大之物如象之無膽牛之無齒兎之無脣龍之無耳其身之形象亦不能盡得人類之全以此知天地生人生物不分巨細皆畀之以生生之理皆不能賦之以禀受之全茲育不害而卒無全功造化之機有如此

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隨形氣之所遇或假異物以爲體或散同體以爲物翾飛者或化而爲愞動穴處者或化而爲林棲或因形而移易或因性而反復或以

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因或無所感而化或無所交而化有止一陰陽而自生化有非陰陽而能潛通或化於氣或化於味或化於習或以無情而生有情或以無知而生有知或以同類而相生或以非類而相生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化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如列子所稱物化者奚可勝窮哉

物之種類不同其生育亦異蠶蛾懷子出蠒始與雄交交則放子若無雄則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遇鯉則爲鯉遇鯖則爲鯖也吾松有四鰓鱸卽鱖子

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於夏初放子著蘆菁間如水旱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澇則子不得曬盡成蘆菁是歳鱸遂艱得嘉靖四十年東呉肆禝三四年間鱸幾絶種以此也

氣之所至倐忽變化曾記嘉靖已亥年間東呉諸邑河中忽多魚始焉一舉網得數斤已而一舉網輒數十斤甚至瀰望濡沫魚頭盈河市價甚賤味亦不佳如此半月復舊不知何自而至又一日大風忽起風中有紅蜻蜓隨飛約數十萬濩落庭除草木皆滿予方窺園見之頃之不復有物理之不可解如此多魚之

境亦無他異

嘉靖四十年間吳越之境大水異常淫雨不絕其年諸處多出蛟有親見者問之曰從山中出時先有火燒其地出時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徑甚光滑有小民閉鍵竊窺之亦無甚驚恐旣入水則成驢形但不見足浮游而去然聞蛟出江尚須游衍江中若遽入海多死可見神物變化甚難蛟之所過不敢傷害物命謹天律也

魚者火之化水中有火故形體象火之焰其味之美者性尤熱火也凡寓形宇宙間者無不自地水火風之

氣和合而成但各以形類相禪性熱者多性寒者少蓋非火則物不生化亦不能生動故厚味濃品大都足以召疾火故耳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齨十一年而下四齒齨十二年盡齨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齨十七年上四齒齨十八年上盡齨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

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人謂草木無知殊不知凡有陰陽者未嘗無知枝葉榮枯可以占家之興廢林木衰盛可以卜地之災祥及析居而荆樹忽枯同處而荆爲復盛不謂其有知不可也非獨如此而已也凡草木之有藤蔓者不假推移悉就繩綳不爽其度非其有知何以如此方長不折正謂與萬物同體若其無知君子之仁之也殆不若是

或云禽鳥有一定之性而人之善惡顧有變動不居者何曰此人物之所以異也蠭蟻君臣慈烏反哺鶺鴒

兄弟性固定於初矣然未聞易螘蟻之君臣而能爲慈烏之反哺亦未聞易慈烏之反哺而爲鶺鴒之兄弟也何者物性之明僅止于此如牛之觸馬之踶也人具五行之全故無所不知能亦無不可教習但全中不能無偏則或明於此闇于彼反禽蟲之不若也非不若也明之全有所蔽也甚而流入於惡不可復反則任其所偏以底於極耳然則何如曰識其重而亟反之則因明通蔽善不難至矣

氣無所不貫故物無所不生非獨水生濕化也火山至熱亦有火鼠火雞雪山至寒亦有雪蟲氷蛆石宜不

生物亦有紫菜蠔茶之屬海底宜不生木亦有海樹珊瑚之屬人身中有蛔蟲尸蟲之屬生中有生也凡死物得風日之化則生蟲死中有生也孰瓦露風日久則生草火退而氣入之也木成炭則不生氣為火絕也柩尸久不腐朽氣不能入也户樞不朽流水不腐氣之動也凡天下之物凡有氣得貫者未有不生物者也物生則化化則地水火風之氣輪轉不窮矣

朔漠之地鳥有不食五穀而食沙者名曰沙雞嘗獲其生者試之良然不獨鳥也人亦有然者無脊國在北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三蠻國民亦食土但二國民

死而埋之其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爲人尤與中國不類蓋皆朔漠之産云

凡十四章

測定命之徵

帝王受命必有徵應唐興慶宮即開元龍潛舊宅其里名協開元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湧爲小池周袤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傍復出水其沼浸廣時即連合爲一未半歲而里中人悉移居遂洪洞爲池蓋符命之先也後爲興慶宮憶神明所在則神龍與之俱故云雲從龍風從虎

眞人所在則風伯雨師從而擁護之氣之盛也項王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兵大亂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昆陽之戰莽兵百萬大風揚沙虎豹股慄光武遂勝又王郎追兵將及光武至滹沱河候吏詭曰氷堅可渡比至河果合得渡夫豈倖致哉蓋天瑞也人有富貴榮祿於後者亦復如是其風雨皆可以呵叱而召令人祈禱而得應者亦術人專精氣聚故天亦應之耳

帝王氣象不同其出詩辭亦自別唐宣宗微時遯迹爲僧與黃蘗禪師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千巖萬壑不

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宋太祖因唐使徐鉉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大笑曰寒士語耳吾微時歸道華山下醉卧田間覺而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大驚服世傳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夜卧僧寺詩云天爲羅帳地爲氊日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尤有包括宇宙氣象帝王自有定分於此可見矣

宋眞宗諱恒生有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姿表奇異初在潛邸號壽王太宗命一僧善相者遍閱諸

王僧至邸眞宗方寢息不得見僧復命曰無如壽王者太宗曰未見何以知之曰見王門三僕皆貴人以是知之謂楊崇勛張耆郭承祐也予謂受命眞人其左右僕從卒皆侯王貴公故隨指使而克捷若敗亡之人其所服役大都降囚死卒殭屍俘虜耳豈足與眞人抗衡哉古語曰此帝王之驅除也信然

楚共王無冢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於羣望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夫以一祈禱之間歷歷

受命如響如此且共王生五子而三人爲王亦異甚矣噫有邦有土天所命也其可妄干哉

后妃之祥自有天定姑記二事杜皇后晉成帝之妃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夕齒盡生謝皇后宰相深甫之孫后生而黑翳一目楊太后擇配宋理宗未定會忽病疥膚蛻瑩白如玉及醫去目翳太后曰此女端重有福遂爲帝后夫觀后妃有定如此則帝王生有天日之表亦何足異

事有前定然非人所能預知蓋天之所祕不可漏洩雖

鬼神啓告夢寐徵應止得形似事後乃知如馮京作馬涼之類是巳天以功名利祿奔走人世若即宣洩何以勵世君子直須修身俟命不立巖牆不近桎梏其餘聽其自至而巳古語云一心順理行將去萬事隨天分付來順理二字極可玩味

先儒有言行同而報異可以言遇而不可以言命殊不知所乘所遇之不同即是命處西門子言北宮世族年貌言行與余竝而貴賤貧富與余異以爲此厚薄之驗東郭先生謂之曰汝厚於命薄於德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之達非知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

也皆天也非人也西門子于是不敢復言夫知西門

北宮之所以窮達者庶可以語知命君子矣若更歸

之於遇則夫子周流四方之齊之蔡之陳之宋之楚

而何皆不遇耶

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

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亦猶草木之

生自根而苗自苗而實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今

之厚於命者或因於昔之厚於德今之厚於德者或

爲異時厚於命之積未可遽以當生之所爲規規然

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顔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

而貧惡也唯眞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爲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皆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以謂樂天知命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亘古今來載籍極博未有不以命爲言者蓋命稟有生之初乾坤之間氣祖宗之厚積嶽瀆之降靈地靈之發洩前生之修種倏忽之間咸於此乎定非有生之後所可改易世有大貴富人或兆於夢寐感應或徵於鬼神告語數十年之後應如桴鼓不爽毫髮他如官職居止隨從子嗣亦皆前定非知謀所可變革人之營營奔馳者秖益勞耳故曰

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贏得做小人

命出於莫之致而致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然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

死生有命非可趨避偶會山西蒲州舉人高姓失其名因談蒲州地陷之事高亦在難云是夜有聲如雷自

西北來地震動頃刻間房屋俱倒塌其所臥房梁棟亦倒臥内夫婦二人及一女一使女俱熟寢聞聲始寤見屋已倒覆其身僅離身二尺許自分必死矣少頃見屋裂一縫僅三四寸透月光入臥處曰是有生路然何能出少頃搖動不定屋裂至一尺餘乃躍身與夫婦子女同出取衣覆身則縫復合矣幸免於難後丁卯登秋榜其兄亦庠生竟為屋所壓死且云伊兄二三年間時時發狂悶叫曰屋瓦木石倒壓吾身死矣醒而問之則不復知觀此可見自有定數其年蒲州民人及難者甚衆免難者十之二三耳

韋元方外兄裴璞卒元方見璞爲武吏躍馬而來曰吾爲隴右三州掠剩使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况財乃陰司所藉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狀來乃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則當掠故不厚也人生有命必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競勉之哉躍馬而去人生藏蓄世金有餘尚有掠去者彼以妄心希冀燒銀如夏侯嘉正者豈得遂其見水銀銀

一錢知制誥一日之願哉

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爲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昔蘇

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李繼凝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觀此二事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而況乎傾人取位者乎躁進者可以戒矣

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自守之為愈也唐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紘諭意能以墅奉丞相當取右職復不允由是坐廢改同州刺史復發觀察使儲粟貸百姓有司

劾治削職後數年竟拜兵部尚書夫其齟齬仕路之時視榮進者誠拙矣然卒為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定分雖巧無益之明徵哉

昔韋丹以乘驢易市黿放之江後獲報以命數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後歷官一十七政年月日皆不爽由是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但為天曹所祕密耳世人瑣瑣却以問之庸鄙術人無乃已疏乎余嘗贈術士云賦形有定安能移假饒先知亦奚為似足袪世人之惑

事有前定人皆知之然有非知所能測者如火德未炎赤烏已流白帝尚在素蛇已斬條侯鄧通不死於兵不死於刑而獨死於飢餓此皆不可以理測者聊舉近事證之先祖訓導鶴峯公諱霆方家食時有同里楊姓者延置西塾寢處一樓夜夢有人告之曰此汝第三子居也已而生先父海樓公諱日章行第三癸未登進士第官至憲使竟置此居其時先人尚未生

上海舉人沈雲者擢國子學正忽夢一囚服婦人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乞公釋之已而丁外艱補選復夢如初補判汝寧方就公宴畢太守謂沈

曰適有婦人迎春死犯事上司方委勘君初政一審
鞫之沈愕然道其故遂白婦冤計其夢時其婦尚未
獲罪事理之不可曉如此

文裕公書室前植牡丹一株每吐花不數朶是年三月
忽盛開至百餘朶尤極艷麗人爭異之是秋文裕公
得解首葢先兆云余先大夫海樓公年二十六歲應
鄉舉夜夢桂樹枝上開牡丹四十二朶嘗舉以語人
是年果發科聯捷至四十二歲解官自謂已符夢數
不謂壽止六十七歲自發科至捐館舍正合四十二
年之數云

祥爲治徵固治世之所有然非恃以爲治也黄甞肅公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不奏宰相詰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爲杜悰以門廕爲鳳翔節度使不奏白兎旬日而斃文宗謂悰曰卿前白兎不奏眞先覺也對曰願陛下以百姓富安爲國慶其餘不足取觀此則國家之所瑞固有在矣顧有猫鼠同乳亦以表瑞何哉

元鄧㻱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皷十人舁弗舉能兩手持之而

行泰定末德王試之上章薦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格不行獮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蒿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噫獮以勇力自矜其不死於兵刃幸矣顧尤命之不臧何哉

人生衣祿自有定分非可强而致者陶朱三致千金匪其知力足以得之也迺其身致卿相全名五湖其福自厚故累貲鉅萬非偶然者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逐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而止噫與齒去角與翼兩足天道

尚不能全在人知足知止耳富而可求也孔子猶爲執鞭愼勿爲鬼所嗤哉

鄉邑先輩有官至别駕者上官遣勦苗洞誘其降而殺之盡取其有徑歸無論數萬金室中廚櫃匣櫝俱滿又散置下地久之闔諸器中俱啾啾作聲又若有喚者云我要去我要去如此數月乃出其藏置田產然不數年竟廢如洗嘗引先祖至臥內聽其聲云然近年搜括嚴氏金一百九十餘萬兩入江西省庫時有一敝鄉士夫監收方在庫忽聽聲吼如牛四顧寂無人迹蓋財賄所聚默有神明司之靈而作聲其理自

有與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事俱相類

韓忠憲公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公道與神明此只是人立脚處順公道則無人非不忤神明則無鬼責人生所可憑藉者惟此

財有定分非可妄取略舉數事一老嫗夫婦躬自織紝有藏金一鋌在茅舍北壁中夫婦以死守之旣久屢

見有白蝴蝶自北壁中飛出撲之乃銀片也因往發壁中之藏則所留些少耳有擔菜者入都城門尚早忽見有官府分金擔菜者乞之亦授一錠裹菜中入城熟睡人屋簷下主人出搜得之易以錢一貫其人醒擔菜徑歸發金視之乃錢也甚駭厥明凌晨復往都門復見分金者乞之神曰非順汝送金已償錢一貫何無厭也有夫婦於牀足藏金十錠夜夢有白衣金姓十人者來辭曰吾將往某處其家方搆房吾輩受命當往助之明晨發其藏已化爲烏有乃訪其家果發屋基得藏金十錠焉又有一夫婦張姓者終歲

辛苦不得一禦寒具是歲計其傭資足可了辦一病幾卒强起其婦亦病罄其傭資乃已觀此則財至不可辭財去不可留彼私知力何以爲哉

附夢兆

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謝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謂之詩讖故今之作者率皆强爲富貴悲壯康健諸語以避凶讖不知凶禍非可避也或能避於意料所及不能避於意料所不及或不虞而詩已入於衰謝死亡之鄉矣事後乃知固有莫測其所以

然者近時陸文裕儼山公最忌凶讖及終作詞曰尋箇水龕雲島千休百了相知爲之愕然明年五月竟殂

泠齋夜話云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渡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與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嘗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膽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方憶夢中詩以語瑩中噫元日距三月七日尚兩月餘而夢兆已如此可謂數無前定哉

或問讖緯之說曰無心之感觸事成應理固有之但不能勝人事也昔張駿彊理西域張植爲前鋒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群下肉袒降噫彭死於彭亡定命固難逭矣然柏不能偪留不能留則人事之勝也亦思先人事哉

念動於心言發於口皆可以兆吉凶魏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

有暴死者帝曰吾許卿耳宜曰夫夢者意耳苟形於言便占吉凶言未卒有宮人相殺之奏可見人心至靈隨寓可卜世有聽響卜者言發於他人而吉凶兆於已亦有舉念占問者隨所見聞悉成先兆非必蓍龜也又有詩讖語讖物讖夢讖易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虛之至也精誠之極也

高季迪夢誌云夫自周官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衆余嘗疑其誣焉今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得於恍惚[illegible]藝之間而可徵灼灼如此如未至若既往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

者與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預以相告與抑精

神靈關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與何其神也是知凡

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能逃者矣夫以吾二

人一官一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況其

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惟當自盡其所宜爲外者一

委於命順於數而無所容心焉可也高公之見卓矣

雖然夢之應人如水行地水無地不有鑿之卽得吉

凶無事不有爲之卽得曰卜曰夢無非兆其吉凶也

若無爲無事吉凶何有

衛玠嘗以夢問樂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

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成疾廣爲剖析即愈當時剖析之語不留傳記予意論之仁者夢松栢義者夢金革因五行也甚飢夢取甚飽夢與因人情也將官夢尸得財夢穢因所感也其餘因喜夢吉因惡夢凶因貴夢金紫因富夢珠玉此又精神之形見有不可掩遏者其徵驗古今數多但因之一字可以盡之非因非想夢將不成故曰至人無夢心無想因也

周宣善占夢魏大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

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
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
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夜之時
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
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
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
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
也芻狗既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應失火也即
是以觀則夢占之有無理可懸解
古今進用率以科目天道亦以是靳惜於人率多兆於

夢翰林學士環福之莆田人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者送犬肉一片公嚼一臂接之迨傳臚狀元及第蓋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嚼一臂類元字後歷至文淵閣始悟文淵之兆林翰林誌福之閩縣人鄉會俱中公廷試之夕夢人牽馬一匹過前寤而自占曰牽馬在前予祿至矣既而傳臚狀元乃馬鐸公居第二商文毅公輅浙之淳安人爲舉子時夢有人提人首三顆授之覺而語人人曰吉夢也勿泄後鄉會廷試皆首選大抵人之出處皆有定數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寐而神定則五臟六腑之神皆化現而成相貌

徵而前知理有固然亦有有夢而未必應無夢而取榮貴者此則係於人之精神所隱見耳

夢而變易頭目鬚鼻此事更異岳某李某各祈夢於七曲山梓潼祠二人俱祈功名之事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之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劓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汪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

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爲作帝王鬚數日一相士邂逅於門外捋其鬚曰帝王鬚眞宰相也必大驚敬夫以一夢之間變易肢體頭目亦甚異矣天下事亦何所不有哉近有大老中殿試第三時夢呂仙將一具仙骨盡換其骨去醒猶隱隱知痛旣而官至元輔不爽其夢云

凡三十三章

推篷寤語卷之二

長洲吳曜書
袁宸袁宏刻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原教篇上

元薦氏曰敎之所由立也以維世也故三敎殊方維心則一予覽孔氏之敎本於心性而澤之以仁義其道徹於萬世久而彌光若禪玄之敎一以空寂爲宗謂早服重積越世而因果靡爽一以淸靜爲宗謂存神御氣歷久而視聽無衰此雖幾於自私自利究其意旨總之不離一心者近是要以輔

長洲吳曜書　袁宸刻

明吾以有不可廢也因原其大旨著於篇

原空寂之教

乾坤清寧之體亘古今來只是寂靜所以熙熙穰穰擊撞震撼奔驟曾無止息者皆人生有欲之所役使也吾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以寂靜爲體以應世爲用勘破萬緣無非虛妄無徒爲物所引馳逐老死而不知止也吾儒教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道家云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內典偈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三教聖人無二宗旨所以覺世迷者至矣

釋氏之始世謂自漢明帝永平三年夜夢金人遣郎中

蔡愔使天竺與沙門竺法蘭東還始入中國不知自明帝前已有之矣漢武元狩中遣將軍霍去病討匈奴殺休屠王獲其祭天金人帝以爲神列於甘泉宮金人手長丈餘不祭祀但登香禮拜而已及張騫爲使大宛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國有浮屠之教哀帝明壽元年受大月氏王使浮屠經則沙門佛經已入中國但未崇尚耳

佛法無二無別總是一心建立心悟故山青水綠鵲噪鵶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殿瓊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大藏教祖師西來只要

人悟此心自然不被一一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必欲要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發起一念決定信心參箇四大分散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密密參究久遠不退廓悟此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間聖凡差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為分別也佛家之言曰佛為太子出遊見生老病死苦諸相乃不欲在家念道清淨今為佛氏之學者其孰能脫離生老病死苦者乎若即如世人輪轉則修行成何底用余嘗究之佛氏以虛無為宗不染塵緣不論貪著故

其生死去來猶如夢幻泡影雖今生有生老病死若再世則升天堂不墮諸趣此設教之本旨也然何如吾儒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何等順理何等易簡

興化和尚一日鳴鐘集衆問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擲下拐子端坐而逝汾陽禪師因府尹李侯遣使請住院師辭以老病不出山使者强其往師曰必欲往則先後行使者許之師令饌飯且倣裝曰吾先行矣停筯而化揚州陳和尚請孚上座講涅經孚揮尺一下云如是我聞乃召尚書尚書應諾孚云一時佛在遂安然脫去似此等去來自由不可測度豈是臨期處

置

昔者僧問禪師曰道以有心而求可耶曰不也以無心而求可耶曰不也以亦有亦無之心而求可耶曰不也以非有非無之心而求可耶曰不也如是四荅味其言外之旨則與性理四義教法四義脗然契合矣禪者離其名言泯其行相不涉義路直截根源務令識謝情消忘心頓證而有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豈非圓妙之法者哉降此以往曰空曰有總是隨宜說法故教外之傳要在忘知解絕思惟超情見離能所獨弄單提眞叅實悟斷不許其黏枝帶葉障自悟門

苟不如此任將性理之文廣資談辨如談美食終不療飢吾人脚跟下自有一條通天活路只消驀直向前更不必問其何者爲的義也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傳至六祖闡明心印有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偈於是宗旨大明嗣是宜有傳矣而六祖之衣鉢竟無有受者何耶或以爲上乘宗旨須自了悟若只口傳亦同塵垢如孔氏一貫之旨旣明迄今卒未有能傳至道者以非心所自得也其語良是但爲學下功須於實地上着乃磨煉下學上達然後有悟入處如累層臺

必深築[illegible]址如琢玉石必先治胚胎非可徑造卽如
六祖歷苦碓杵之間數十年然後了悟
東印度國係西番人性强獷好殺伐以戰死爲吉利以
善終爲不祥昔周伯陽父惡其好殺出關化之作浮
屠法令其内外剪除不傷形體名曰浮屠至周莊王
九年四月八日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是夜釋氏生能
修伯陽道國人宗之稱名曰佛蓋佛者如中國稱神
彼皆稱佛其次曰菩薩至漢明帝時其法流入中國
晋明帝時其法大行其國種類繁盛無鰥寡孤獨世
俗奉其教者皆願生西方以是觀之佛氏之先乃由

中國聖人出關往化如李耳之出關相似非始於西域也使中國能含哺鼓腹無鰥寡孤獨之若安知西夷不願生東土哉

古佛國在今雲南之正西當中國之西南卽玄奘法師取經之所名天竺國其地有南北東西中五印度北有大雪山葱嶺極頂故經每稱雪山葱嶺其東卽河源有崑崙山彼地山莫高於崑崙故經每稱崑崙山爲須彌山不知中國尚有高山不止崑崙也世人相傳謂天下山皆本崑崙謬矣其地有贍部州今僧家以中國爲南贍部州者以中國在其西南故也豈知

中國若是之大奚可以一贍部州比方之也又其山有達磨悉帝等名意其所稱悉達太子與達磨諸名者本此其地有阿利尼鉢利曷梵衍那薩憤那四摩羅等名今所稱衣鉢菩薩多羅尼等字本此皆番國語音而今以中國語音雜之也其所稱佛所稱羅漢等名者當是中國所尊皇帝丞相諸稱名耳世人不知舍中國之禮義而慕番國之君臣亦惑矣又其所用螺鈸者乃胡人之樂天竺之人重僧遇必飯之使作樂於前今以臨死者之前彼死者生平不聽胡樂死則聞之以冀超度斷無此理高人當領取宗旨無

惑其教焉可也

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之教無非誘引愚民爲善蓋嘗考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爲居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南宋王子業因其諸王爲地牢之類其法有剉燒舂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爲者閻羅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也皆番國生人之制學佛者不察謂施於巳死之後其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白西方之土名如史所稱狗國羅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攷本始余爲表見

之如右云

學之爲聖人事須洗滌塵垢一番日新又新凡心漸退然後有進若一片舊習躭食嗜色與常人不異駕言飢來喫飯困來眠全不修證希冀聖域則非所望也

昔李翶問維儼禪師曰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閨門中事捨不得便爲滲漏卽此數語可以類觀

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絶特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呑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此禪家之論心也似有似無若存若亡先天而生後天而存

不可執於有爲不可泥於無體不可迷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體用權假本自不殊此道門之論心也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儒門之論心也三教宗旨只此心字已盡或問治心之要曰在居敬吾儒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程子謂佛氏曰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内矣古仙云將這一箇敬字貼在額角上汚好看來三教終脱敬字不得

昔有僧誦法華經及三千部禮六祖六祖偈曰心迷法

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吾儒讀書亦須悟明此法然後於道有進不然縱讀盡天下書祗作得兩脚書廚耳顏子聞一知十大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此善讀書者也曾記先輩詩云埋頭更惜回頭晚入手偏嫌放手遲當亦是此處有悟入

佛經所說諸類衆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於此四生人復析爲十二類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但即其日用觀之目覩珍奇便起貪想舌味甘脆便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

非獨眼舌意三爲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顛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紛然做主不得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别端起乎此

世有六境人境神境鬼境仙境夢境佛境何謂人境飲食男女敘倫昭則是也何謂神境聰明正直善降祥惡降殃是也何謂鬼境無君無臣以天地爲春秋是也何謂仙境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走山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是也何謂夢境魂歸魄藏緣舊習心是也何謂佛境優游西土不生不滅不墮六道四生是也此之謂六境此六境者各自爲境人身未失精神隨入

夢境人身一失不知復落何趣苦樂不同在乎相修行何如耳

且道五陰諸魔卽今在甚麼處若言他是魔自己亦非佛若言他是佛自己却成魔政當佛魔兩立人境交叅畢竟誰是自已又若人境俱奪佛魔兩忘自已還在甚麼處叅

舍利之異徵之傳記昔吳孫權令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缾之上權自執缾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卽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

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
椎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於是建塔大法復興佛
氏神異有如此宜世人之崇向也
問經教中或說空或說有或說不空不有何者爲的義
耶當知吾佛常依二諦說法法說隨機不守一途若
彼衆生爲名相所迷而著於有者說空以破之或不
著有而復著於空者說有以奪之偏空偏有固非實
法不有不空亦非了義若夫直示一心妙圓性體應
以四體明之四義者當處卽空全體卽有非空非有
卽空卽有是也

奉法要云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爲無常佛言眞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墮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强於鞭後也

人身乃地水火風之氣和合而成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是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是水煖氣是火動轉是風此皆禪家之語然不知

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記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風氣異宜則吾儒已有是論但吾儒認一身為實際故能致中和以臻位育禪家認四大為假合故欲去諸見而求靜定

大藥白佛無形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云何有形止因緣內佛告大藥如木和合相觸生火此火木中初不可得若除於木亦不得火緣合而生因緣不具火卽不生木等之中尋火色相了不可見然咸見火從木而出如是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有

形身中求識不得離有形身亦無有識如火未出火
相不現煖觸皆無若未有身識受想行皆悉不現
四十二章經云佛告比丘若欲脱諸苦惱當觀知足之
法卽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爲安
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
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爲五欲所牽爲
知足者之所憐愍古詩云西鄰巳富憂不足東老雖
貧樂有餘二義頗同
余嘗參一老僧云若人瞥起塵念當以觀法對治如人
貪啖濃鮮當觀想口食諸品若復吐出令其再食必

自厭穢因三寸舌造無限業如人貪美色則當觀想此女人若復死後四大解散一具枯骨必自畏惡不堪親近禪家有十六觀門亦是此類大抵因病對治庶易掃除久久純熟念亦不生吾儒假此治心亦是一法

獅林禪師云如今能有幾人始終不變往往十箇五雙都是退道心底考其退道心底因緣蓋亦各有所累而然也所累者何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各為身口所累其次有眷屬者為眷屬所累有家火者為家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盡天下人遭

此三種累忙了一世鬧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由此業報墮落三塗八難苦海之中生死輪迴受了無量苦惱不得解脫雖遭無量苦惱只是始終不醒其不醒者何因其不悟故也不悟者何不悟其身體眷屬家火皆不是你底也便合回光照破痛自醒悟於此三種累上莫認著莫戀著莫貪著安其定分任運過時却須撥轉念頭向生死事上奮發猛勇精進討箇分曉

一高昌長者素有向道之心嘗曰世間財貨能滋苦本

歷涉諸師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然尋常念及世財未嘗不如是觀察逮有求施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吝惜慳愛之情交横於前若有所禁而不容取者因驀有所省蓋平日所聞所解者偽心也吝慳愛惜者眞情也眞情無相可見含裹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瞥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鞾抓痒也思無常生死乃眞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遣乎今之慕聖眞而談性命者類皆浮知偽解也木佛不度火石佛不度水信夫

尹公師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

曰其逼來頗以退靜爲得法眼曰盡若退靜兩忘公即有省節度判官朱炎父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即此二則公案觀之自當有所悟入

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室以與客碁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遠因碁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語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話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逴𨏦所以

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黏心麤則時
時頭撞休誇國手漫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
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
迷誤幾多人歐公嘉歎學道者觀此當領取黑白未
分時一著

堂山師問黃山谷仲尼道我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
何道公擬對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
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麼公曰聞堂曰
我無隱乎爾畫蘼不能畫香刻像不能刻神古人以
言求道以言傳道終不能盡其底蘊易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旨哉

六祖譚經云二僧見佛座上旛動或言風動或言旛動六祖云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蘇東坡云若言聲在琴弦上放在匣中胡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胡不於君指上聽與上意似同但六祖之言心動則欲學人不必橫生分別而蘇東坡之言則明兩物相軋之旨二者微有不同耳

馬祖道卽心是佛此語甚當與吾儒仁人心也之意同又恐人執心爲佛又道非心非佛大梅和尚謂此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馬祖嘆曰

梅子熟矣學人知即心是佛又參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頻拂拭莫使惹塵埃之偈則三教宗旨思過半矣

白居易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士大夫晚年固不可惑異教但不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少病與僧結社則塵緣減息亦可省事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者非耶雖然蘇晉長齋洛陽社會有真見者或不必籍此

陸文裕公書與朝士云僕之迂狂躑而不悔近得秘法

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此更歷世味語也雖然參禪習靜似非立朝正論何如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既歸私第亦必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即待漏於禁門如此八年雖雪霜甚寒未嘗輒易其操王文正公旦雖在私第亦如在朝中即冠帶入靜室默坐不出誠如二公所爲雖不參禪禪在其中

孔子不試故藝天縱多能故當時即以聖稱嘗考佛祖生西域爲悉達太子年及七歲遍訪國中聰明名曰

選友不能爲師凡諸伎藝典籍算射天文地理悉皆自然知之力能擲象射能中百里之皷大衆怪未曾有及其成道說法三百餘會度脫九十六萬億人然則當時亦即以聖稱故莊生稱孔子之言曰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然則三教竝稱厥有所自

佛氏推墨附儒之說曰佛氏五戒斷殺盜婬妄語飲酒與仁義禮知信同仁者不殺之戒也義者不盜之戒也禮者不邪之戒也知者不醉之戒也信者不妄之戒也然此五者吾聖人何嘗不戒曰遠庖廚曰啓蟄

不殺即彼教之不殺也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即彼教之不盜也曰戒之在色即彼教之不婬也曰飲不及亂曰不為酒困即彼教之不醉也曰言忠信曰言有物即彼教之不妄語也但佛氏則歸滅絶吾聖人則中正用有時止有節

佛家形容世界妄緣處最詳盡最痛快再無滲漏如五蘊六塵九識十二處十八界等其勸誘人處亦詳盡痛快廣譬博喻汪洋如海人入彼教茫無出頭愈深愈溺非得知慧之士一照百朗未能知其非而闢之也大抵吾聖人之教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佛氏之教

盡人情而歸之空寂凡諸實趣俱等虛空了不可施之政理此所以大異吾儒也

大休大歇之地不在荒閒寂寞之濵政在功名事業熾然作用處所以道百務紛紛萬緣擾擾著著有箇出身路倘能於緣務紛擾中熾然作用處著得眼出得身譬如百鍊精金攧撲不碎得其全體大用應變無窮較之守荒閒寂寞而局於一知半解者天地相遼矣古人云幻緣即實相煩惱即菩提妙在一翻翻轉直下便是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不因塵勞業識何以顯佛祖之妙用如趙清獻公張丞相范左丞

前輩往往於塵緣俗務中了辦大事又何待致仕休官向水邊林下閒居獨處然後為叅學哉

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惟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取證容易論其心垢則非修不滅只這滅之一字易在刹那而難在累劫也當知法無難易難易在人其汙染有厚薄修治有勤怠垢滅有頓漸是故悟證有難易而時節有遲速所云時至理彰者是其叅脩功行既成則心垢既滅之時至而悟證之理自彰也非曰不叅不修而有自悟之時至也以耕者譬之有種時有熟時有脫時不種而望其熟不熟而望其脫其可

得乎

中峰和尚別號幻住與趙文敏公相友善嘗題其自畫小像云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喚作幻住白日見鬼後又有長歌一篇不能記偶讀邵以正眞人爲門人題授受圖云三教相傳在心法四大假合惟幻身心法圓融而妙合道體幻身染著而妄逐根塵清淨身清淨心方見本來面目不似我不似你是名父母未生總萬法而歸一捨衆妄以全眞無相之相塵淨鑑明有象之象鑛盡金純明心合道與物皆春予因篇中有似我之語併記於此且以見二士之高致云

諸禪師語錄有近理者漫錄於此喜怒哀樂四箴喜箴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遂欲而生焉聖人不爾適必使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爲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豈足蹈手舞可以既其情狀者哉銘曰至喜之喜微法源底曰如意輪契解脫體愛見不住情欲何倚劫外春迴花開碓觜怒箴爲物所忤怒氣結爲心火致使面赤髮立不蹈禍機不已也聖賢一怒如金剛王劍諸煩惱魔或嬰其鋒波蕩風靡然後置萬物於無諍之地豈徒然哉銘曰聖賢震怒不墮諸數却煩惱魔成大法聚嗟凡夫嗔燒燃無度當處撲滅神機獨

露哀箴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至哀聖賢乃哀其所以哀也哀之不已發爲詞章悲奮激切必使其感愕于中獨脫情妄不至超然絶特之地不已也銘曰聖凡悲極咸致斯哀詞章奮切含吐無涯醇漓道喪其誰不壞凡愚自若傷已焉哉樂箴樂莫樂於道道爲天下之極樂舍道而求樂是棄食而求飽也世之昧者縱聲色之欲而爲樂一報忽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樂者哉銘曰三界無樂動遭業縛達人大觀目之倒錯寂滅眞常非修非作當處見成地平天廓

凡三十九章

原清淨之教

老子云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恒見世人自少至老不知所益幾何在内則日益記誦日益聞見日益知解日益伎倆在外則日益飲食日益服用日益篋笥日益宮室又益之以田園益之以眷屬益之以僕從益之以子女益之以婚嫁益之以輿馬益之以器械益之以舟車益之以盤飣益之以翰墨筆札益之以書籍子史益之以儀物往來益之以祀神孝享益之以歲時宴會益之以案牘期會益之以冠冕儀章推而廣

之不可縷數益一事則生種種貪戀增一物則生種種護惜畢竟終非實際而勞生亦徒憧憧逐逐而已噫安得學道之士而同游於日損之天乎

天地間之理亘古不易人得之爲性天地間之氣隨時盛衰人得之爲命性無增減命却有增減性乃自有生以來無變無換者是命乃自有生以後時衰時旺者是邵眞人詠性吟曰一顆玄珠耀太虛光明無欠亦無餘微塵法界藏諸妙大地含靈共一初生滅俱空無似有陰陽莫測有如無豁然透徹眞常理歷劫綿綿只自如詠命吟曰虛無祖氣號先天化育乾坤

滿大千萬物有生同禀受一元不息自周旋谷神默默通玄牝胎鼎溫溫養汞鉛九轉聖功成一片頂門迸出大羅仙世有留心性命之學者舉此二詠以辨之

古傳魏伯陽作參同契徐公從事爲之註後經註相雜無人能辨余諦觀之非註也乃徐公擬作一篇名三相類耳參即三也同即相也契即類也何謂三相類太易黃老鑪火三事之陰陽造化皆相類也後人不知以五行解三相類爲五相類殊爲失旨大抵伯陽此書多用隱語如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鄰等語隱魏

字及百一之下等語解伯陽二字之類及一書中多
其詞句總是隱語鈆汞二義耳中間槩括微義在得
眞訣者知之
叅同一書作自魏伯陽密示青州從事徐景休徐乃隱
名註之名雖爲註其實擬作一篇其書四言五言間
見錯陳其曰作叅同契其曰命三相類明是二書後
世不知書之混淆彭曉分八十一章者固謬上陽子
分三十五章其謬尤甚惟俞琰叅同發揮末云愚故
以四言五言各從其類分而爲三書旣成不復改作
我朝正德間吳人杜敬心始挺然分四言五言爲

三賦體鼎器歌不復更訂其意良是然其序有曰經註節次或有差錯則亦未敢遽以自安之辭近時荆溪陳海峰不知原是擬作將五言逐段貼註四言有相類者有不相類者牽合附會之失豈能盡無竊以爲此經混亂來自千載豈能遽還其初後有明者莫若將四言五言各從其類以歌敘大易引內養性配以服食各分三篇賦體鼎器歌仍因其舊採杜陳二公之長而棄其所短姑成一書使人開卷領畧庶幾不失魏公開示之意爲差勝耳

老子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笑之故中下

之士有聞道者方且翕然有善念之生焉而無卓然獨立之定力則惑於見聞一彈指頃妄念忽生正復化爲奇怪善復化爲妖邪莊生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是矣聖人治身知其竅妙内保無色之色返珍無聲之聲則天光自發天籟自鳴

師以正刻清靜經註序云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私欲淨盡天理流行非儒家之清淨乎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色聲香味觸法非釋門之清淨乎觀心無心觀形無形觀物無物觀空亦空方寸虛明一塵不染一物不留非吾教之清淨

乎學道之士參究玄微時時點檢牢立脚根至於工夫純熟觸緣遇事自然而然心如止水波瀾不興非清靜而何於此之際不知經之爲我我之爲經經我皆忘天地豈有不歸者哉可見三教諸法不出清淨二字眞清眞淨之外別無道術

長春眞人嘗語群弟子曰誠者天之道克誠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感天人相孚在一誠耳群弟子佩服教言永爲寶訓夫誠之所感豈獨天地而已至誠感神動神明也誠能動物通物性也至誠能化正人倫也存誠不已與天地同其恒久故君子貴誠

夫道上不在天不可以翼翥下不在地不可以身到不在乎近不可以耳目留不在乎遠不可以車馬到在乎先戒嗜慾口不恣其所嗜得老氏澹乎無味之旨心不恣其所慾得大易寂然不動之旨破塵綱清心源出嗜慾入希夷則可以幾於道矣

禪宗玄教咢持戒行以酒色財氣為首戒人皆知之殊不知吾儒之戒亦不出此夫子曰君子有三戒戒之在色戒之在鬬戒之在得則固為色氣與財矣又有不為酒困之戒非酒而何但吾儒戒之有時用之有節與異端絕然棄捐者不同然此數事最易沉著絕

然棄捐猶恐染指濡首若只優游未有不爲其傷生

敗德者君子尚當猛省寧過於絶無寧過於近

脩諸內者以脩身爲治人治自己之人也以養眞爲事

天事自己之天也陰符經云宇宙在乎手萬物生於

身天地品彙之廣內不居之以無事爲常以有事爲

忘有事無事常在定中此所謂事無事也事於無事

則眞一圓融天和將至而一己之天下能長且久矣

人不能治一己之天下而欲治天下之天下是舍本

而求末忘源而沿流者也

一氣分結而爲身一靈分宅而爲神神身相合而爲人

人所起而爲事事相續而爲世世事紛紜曷有終窮種種不可說一一旋成空眞知上士於此覰破不爲世網之所纏縛不爲世情之所迷蒙獨弄單提直究無上至眞妙道斯爲世出世間之大丈夫矣

人生爲衣食一事幹當一生終日營營究竟全然沒用爲自已也沒益爲子孫也沒益不如將此營營的念頭專精身心到頭有拏得去的在人自不悟耳或問拏得去的是何物余應之曰眞性圓明照徹天地逍遥自在可去可來不落諸趣

嘗讀定觀經云夫欲修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

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即是眞定以無事爲眞宅以有爲爲應迹不求慧而慧自生此等經語亦自佳恐是逃墨者所作耳

三教之旨雖若相似然各自具足不相假借吾儒之教原於二帝三王立極治世中國一日不可缺佛氏一教本自西域來乃西方化度本國而諸國崇信之亦是一國治教之法各無虧欠非吾儒尚少何項而有資於佛非佛氏尚少何項而有資於儒也世人不知率用佛典送死追亡建福修禳似中國原少此項必

待佛氏而後足而豈知三代以前帝王諸法畢備何假於佛氏哉道家乃借老氏爲祖而雜用儒佛緣飾之其清靜則本於道德其修鍊則本於神仙其鍊度則本於薩眞人其攝召則本於張天師誦經誦呪則竊比於佛典禮神朝帝則竊比於儒教岐路更多非佛氏比其模倣佛經五千四十八卷收拾蕪雜尤爲可哂學人但領取其大旨可也

或謂修眞之道乃神仙所傳必有口授密語輒爲好道者破此一疑假如魚化爲龍腐麥化爲蝶雀入大水化爲蛤田鼠化爲鴽貞女化爲石彼此以有情而化

爲無情無情化爲有情或自已一念堅固而化或觸陰陽二炁而化以物性論則有飛潛動植之不同以形質論則有鱗甲羽毛之差別其神奇不測也如此安有所謂師傳密訣之妙人之化仙亦猶物之念堅觸氣而變化無有異也而況就此形軀完厥本始全生全歸固有不待仙而存者乎

脩眞之術自古雖有然未嘗論著經傳道德陰符今爲修眞家宗祖其間亦未見明指關要處其黄庭內外景經金碧龍虎等經稱黄帝作者俱僞耳至魏伯陽始著參同契一書其說始行於世大抵隱約其說謬

悞其辭不肯洩漏也嗣後乃有石函悟眞等書行世窮究深旨止是鉛汞交結二義而已然所謂鉛汞交結者不出陰陽陰陽不出坎離坎離不外神氣人能寶精裕氣坎離交媾則修眞無餘道矣累土成山滴水成河人能專精充養久久自然神化

金丹之法始自無中生有復自有中生無無形而能變化是以變化無窮焉故謂之眞空修仙家欲形之辭篇又不可直指洩漏故多設比喻如鼎器鉛汞日月乾坤馬牛坎離晦朔龜蛇母子男女上下南北性情金木神氣等字大抵卽是要明吾身中陰陽二物得

類交媾耳然此二物又非有形狀可見也故不可以
文字載一立文字則種種著相淪於粗迹學人但須
心會神解可也

古今學仙者非無眞術卒不易成者何實由無三千功
八百行以爲根本故動有魔鬼敗壞丹罏雖得傳不
眞眞不行行必敗失也古詩曰煉藥工夫有易難也
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
噫豈獨修眞哉生平若無陰功德行不拘作爲何事
動有阻礙

唐恪除延康殿學士知潭州時方崇尚道家言恪入辭

從容言道曰孔子之所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方士之言汗漫無稽宜無聽用其言簡切精當百世之下讀之尚有深味莊子稱夫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其幾是乎其非是乎吾舉以補唐恪之所未及

古之至人大都隱迹埋名蹤跡祕密功成仙去非世人所知今之所傳仙者類非眞仙也莊子云我方南游乎罔莨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乎冥冥之理東

貫乎鴻濛之先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方汗漫遊於九垓之上若是則世人可得而知乎不可得而知乎今之所傳仙者不過以變幻術駭人耳目者耳非眞仙也仙眞與世無求不干名利不入廛市將避名之不暇而暇爲人所識認乎後之凡以仙稱者愼勿爲其所惑

鐵脚道人者虬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或問嚥此何爲道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乃仰天大叫

曰雲海盪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纂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恥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爲君子

韓君丈人鍊丹嶼麓示化三台峯下碧嶂巖之前化之日白鶴盤空綵雲結蓋甘露降樹異香襲人士民捧香幣而瞻拜者不啻千數時聞巖內隱隱有僊樂聲韓君以手叩巖忽自解旋步而入復閉如故世傳仙入壙是也先是鄉里乂厭虎患每春夏之交沴烈尤熾自韓君來其患遂息境內以寧人皆賴之因名其嶼曰仙嶼里曰韓丈里世間名山勝境如此類者多

但其所稱巖忽自解旋步而入者此則未必非魔鬼變幻所致修眞者無認著以爲道驗可也

夏雲峯遇師本末云南嶽祝融峯前忽遇一人碧腫紫臉約弱冠年也躡蹤挽之曰欲取何物曰求一主人公耳先生笑曰主人公在裏耶在外耶因炷香請問先生口述儒書心印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之心傳且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卽是此理指示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不知聖人能究其本原故佛爲金仙有此摩尼珠也道爲金丹有此一刀圭也此正散一成萬合萬成一子得一萬事畢矣

於是心開意解先生曰汝性直多知必招魔難當求清虛淡薄課一祕文可以消弭廣積陰功隨力布施宜行符藥救人疾苦天必助之道必成矣是夕店家就寢先生跏趺凳上及睡覺先生已不見矣門亦不開犬亦不吠方共驚駭贊嘆以爲異跋語云自悟眞詮意有所思覺有神助手門萬戶上徹下徹信知數十年間身寄幻宅放雞不求主人旣歸事事如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秉彝初非外鑠是在頂門上具著眼者能領界也

凡二十三章

攓蓬寤語卷之三

長洲吳雅書
袁宸章權刻